

一枚纪念奖章

丁法章

1949年10月1日,新中国诞生那会儿,我刚满九岁。70年来,从年幼孩童到即将成为耄耋老人,在漫漫人生路上,一枚纪念奖章犹如一个驿站,给了我前进的方向和力量。

由于家境贫寒,我入学较晚,15岁才开始读初中。我的中学时代,先后是在上海普陀区勤俭中学和曹杨中学度过的,适逢我15岁到21岁的年龄。兴许是穷人家的孩子早懂事的缘故,我读书特别用功,从不让家长操心,各门功课成绩在班级都名列前茅。此外,由于我年龄偏大,办事认真,老师特别喜欢安排我担任社会工作。无论是在勤俭中学担任学生团总支书记,还是在曹杨中学担任校团委副书记(书记由专职老师担任),我总是满腔热情地投入,团结小伙伴们想方设法完成各项任务,唯恐有所闪失。记得1958年我在勤俭中学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,我除了努力当好墙报主编,办好学校黑板报外,还在老师热心指导下,积极响应党的勤工俭学号召,积极投身炼钢。我曾以青年炉长的身份,带领同学们奋战一个通宵,土法上马,用坩埚成功炼出了一炉好钢,一大早就给炼成的一块钢锭系上红绸带,一路敲锣打鼓抬到岳阳路45号青年报社,向编辑叔叔阿姨们报喜、献礼,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。

翌日中午,勤俭中学大队辅导员张文芳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,兴高采烈地对我说:“由于你品学兼优,尤其是在勤工俭学活动中取得了突出成绩,祝贺你将作为上海市中学生的代表,出席上海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。”说着将会议通知交给我,并当场给我佩戴上一枚金光闪闪的纪念章。这枚纪念章,制作精良,黄底红字,上面镶嵌着“上海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”的字样,沉甸甸,亮闪闪,我至今还完好无损地珍藏着。会议期间,我有幸端坐在容纳万人的上海标志性建筑——文化广场会堂里,听取了团市委书记的报告,受到极大的激励和鞭策。那当儿,无论在听报告的大礼堂,还是在小组讨论会上,我这个年纪最小充满童稚的“小代表”,不时会引来四周与会叔叔阿姨们的关注目光,并每每对我嘘寒问暖,使我好生尴尬,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。真是好事连连,继而又被推选为上海市第三次青年代表大会代表,出席了在市人民政府大礼堂和青年宫举办的有关会议和活动,从中受到不少教育。

这枚纪念章,可以说既渗透着我青春岁月的心血和汗水,也承载着我的理想和荣光!称得上是我青春旋律中弹奏出的一曲华彩乐章。



一,当我坐着车行驶在颠簸难行的山路上,当我走进老乡简陋的帐篷里,当我看到大雪封山的场景时,我真切领悟到对口支援的现实意义。藏族兄弟的眼睛是清澈的,当我到“结对认亲”的建档立卡户家中唠家常,并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,他们脸上露出腴腆的笑容,眼睛里流露出真诚的感激,他们是在感谢党和政府。三年援青,有说不完的故事,剪不断的情丝。圣洁美丽的果洛将深深植在我的心底,是我的精神家园、心灵归处。



三都古村落

方忠麟摄

说,文字上教”和重安全环境中“养”的教育模式而轻在各种生活环境中的历练、轻在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演练上和求生技能的培养上。

走笔至此,笔者想起十年前汶川地震发生时,四川绵阳县桑枣中学的叶志平校长在地震发生的一瞬间仅用了1分36秒的时间,就带领全校师生胜利地完成了与死神抗争的赛跑。这样的结果,正是缘于叶校长十分注重平日雷打不动的安

安全,须授之以渔

周钰拯

去市内一游泳馆游泳,在馆前的小广场上恰遇一学校老师带着一队学生来进行游泳训练。老师在进行泳前安全提示的话语中有这样一句:“我们参加游泳训练,除了强身健体以外,还要学习保护好自己生命安全的技能,也就是说,一旦掉进水里,自己能自救。”话不多,却让我心头一亮。以往我们在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的时候,虽然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强调要孩子远离危险区域,不要私自下水,不要私自触摸电器,不要单独上街,不要……甚至在寒暑假干脆把孩子圈养在家里。这一系列的安全提醒和防范措施不可谓不到位,但为什么孩子受到的意外伤害事故却依然屡有发生?以笔者之愚见,其中一部分原因,恰恰出在过分小心和过度的呵护上,出在重

42岁之前,我从来没去过青藏高原,总是对这片远离尘嚣的净土充满向往;42岁到45岁,我在果洛工作学习生活,切实体验了青海的神奇瑰丽;45岁之后,圣洁美丽的果洛将是我魂牵梦萦的心灵故乡。

2016年7月24日,为积极响应国家支援青海的号召,我从黄浦江畔奔赴青海省果洛州,有幸成为上海第三批援青干部中的一员。七月的果洛,正值格桑花烂漫的季节,大草原有如一幅山水画,天高云淡,群山迤迳,雪峰耸立,草原广袤,牛羊成群,美景应接不暇。

难忘初来乍到的兴奋后经受的打击。果洛是全国海拔最高、气候最恶劣、环境最艰苦的自治州之一,很快我就出现急性高原高血压,头痛、胸闷、气短、厌食、失眠等一系列高原反应接踵而来,每晚的呕吐成了必修课。三年时间,有人说我们已经适应了高原环境,其实高原反应一直如影随形,只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。我感觉,适应高原三分靠身体、三分靠科学、四分靠意志,以顽强意志乐观面对艰苦环境,也许这就

心灵觅归处

陈洪志

是“缺氧不缺精神”吧。难忘孤独寂寞的夜晚里的万千思绪。在高原,我变成了“单身汉”,独守一盏孤灯,长夜漫漫,辗转反侧,低压缺氧,每天凌晨两三点钟才能进入浅睡眠是常态。难眠的夜晚,思绪万千。勤勤恳恳一辈子的年迈父亲一直在牵挂儿子,而我却无法尽孝;朴实坚韧、默默为家的妻子,一人独自照顾十来岁儿子,而我却无法尽责;突然懂事的儿子知道心疼妈妈,通过自己努力迈进了心仪的初中,想着他台灯下埋头苦读的样子很是心疼,而我却无法尽爱。一人援青,全家奉献。难忘藏区干部的勇敢坚守。长期工作在果洛的当地干部也不同程度的面对高原反应折磨。有的同志长期失眠,有的同志在吃降压药情况下血压也只能维持在100/150,有的同志心肺功能受损,三年来,果洛财政已有两位同志因高原病离世。果洛干部长期坚守,一干就是几十年,有的家在西宁却只能几个月才回家看看,这些不正是“环境差作风不能差”真实写照吗?难忘藏族同胞的质朴真诚。果洛是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最滞后、单一民族成分比例最高的自治州之

夕阳向晚,时光在无声无息地流逝。妻也渐渐华发滋生,皱纹爬上了眉间。她的容颜虽然落满岁月的灰尘,唯一不变的是她的声音。

不知什么原因,她的声音却一直不见苍老,听上去依然年轻。尤其是在电话里,她的声音像少女一般楚楚动听。为了她的声音,闹过好多次回话。

记得,当年老作家陈伯吹给我家打电话,我不在家,电话是妻接的。陈伯吹以儿童文学老作家对小读者讲话的亲切口气,在电话里对她说:“你爸爸回来,请你告诉他……”

起初,妻愣了一下,她的父亲早就过世,何况父亲根本不认识陈伯吹先生。细细一想,这才明白,陈伯吹凭借电话里的声音,把她当成是我的女儿!

当我回家的时候,妻咯咯地笑着,我莫名其妙。直到她学着陈伯吹先生的腔调说:“你爸爸回来,请你告诉他……”这下子,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,忍俊不禁,也笑了。

后来我去陈伯吹家拜访,特地携妻同行。我告诉陈老,我们家只有儿子,没有女儿,他才明白发生了怎样的误会,不由得大笑起来。大约是老人记性差,大笑过后陈伯吹就忘了

这事。他依然常来电话,凡是妻接的,他总是说:“你爸爸回来,请你告诉他……”

这样的误会,不只是发生在陈伯吹身上。记得,我跟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初识不久,有一回她给我家打电话,我不在家,妻接的。韩菁清在1990年2月15日给我的信中,这么写及:“从电话中听到甜美的声音,是她呢?还是女儿?代我问好。”后来,我带妻去拜访韩菁清,她这才明白“是她”,不是“女儿”。

有一回,“误会”闹大了。那是我的老领导、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洪林在一天上午来电话。恰巧,又是我不在家。妻接电话,对方说:“我是洪林。”妻赶紧说:“我是老叶的爱人。老叶不在家,有什么事请你告诉我,我会转告。”洪林一听,只撂下一句话:“叶永烈回来,叫他给我来电话。”说毕,咔嚓一声,挂掉了。

中午,我回家之后,赶紧给洪林去电话。他的语调刻板,像广播通知一般告诉我,一位北京老朋友来上海,约好下午三时在他家见面,要我去他家一起见面,并在他家晚餐。说罢,他又补充了一句,“请你的妻子一起来。”我和妻如约来到洪林家。洪林原本跟我的妻子见过面。他一看,笑嘻嘻地对我说:“哦,叶永烈你没有赶‘时髦’!”

我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不知道洪林所说的“时髦”是什么。经洪林解释,这才明白:所谓“时髦”,是指当时有的人稍有名声,便闹离婚,娶年轻的新太太。他在电话中听见“年轻”的声音自称是叶永烈的爱人,以为我也赶“时髦”,所以一脸不高兴。

可惜,妻不是歌唱家。要不,她可以一直唱下去。即便是因年迈上不了舞台,也可以在录音棚里灌唱片、出CD。

前不久,一家图书馆请我作读书讲座。在讲座前,我原本想请主持人朗读我的一篇散文《书的品格》,考虑到妻熟悉这篇散文,就请她上台朗诵。她的声音清亮甜美,她的朗诵抑扬顿挫,倾注着极大的热情,感动台下众多观众,赢得满堂彩。

有人问她,声音为什么这样年轻?她想了一下,答道:“大约是心态年轻吧。”

妻的话有几分道理。我与妻携手度过金婚,再过几年就是钻石婚了。走过风风雨雨,迎来满天灿烂,那金色的晚霞如同朝霞一般美丽动人。

端午前后,又迎来了红透大江南北的杨梅。每逢杨梅收获时,内眷(shē)这个边远村庄总会被人提起,被人惦记。灵山寺是粤东著名的千年古刹,唐穆宗赐额“护国禅院”。穿过灵山寺沿内灵公路大概五公里就到西庐镇内眷村,系中国最大的山区村。始创于明朝嘉靖三十一年,因有畜民较早来此居住,因而得名(“畜”与“眷”基本通用)。内眷村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,土壤含有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,气候适宜。自宋元年间开始种植杨梅,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。目前杨梅种植品种有乌梅类和

乌酥杨梅好

林钊勤

杨梅交易集市都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游客,三五成群,品尝杨梅的同时也在树旁喝茶,聊聊天。去年端午节正好回家探亲,朋友们邀请去采摘乌酥杨梅。来到山下,见一片杨梅林,碧绿的树叶间,一粒粒杨梅枝头站立,晶莹流丹,闪闪烁烁,空气里弥漫着鲜甜……顿时让我想起典故“望梅止渴”,还真的有点口舌生津,急忙爬上一棵树采吃,一直摘到手染红、吃到嘴唇发黑才罢休,嘴里还久久回味着一股果香甘甜的滋味,回味无穷呀!这甜甜的汁水一直流在我的心里。虽然定居北京,但是家乡这杨梅,永远是在潮汕还流传着一曲凄美美丽的传

说。古时有姑嫂二人相依为命,小姑娘心灵手巧,善绣百花,唯因杨梅花开之期极短而尚未学会。一年,小姑在除夕夜执意上山观察杨梅花开形状,不幸却被老虎所害。其嫂次日上山寻找,遍山呼喊姑姑,见有血迹,方知姑姑已为老虎残害,遂断断续续惨呼“姑——虎,姑——虎”,终化为青鸟。潮汕民间故事《姑嫂鸟》由此而生。至今,当杨梅出产地时,必有“姑嫂鸟”飞至杨梅山上,哀叫“姑虎、姑虎”。

勤劳好客的内眷人早出晚归、行色匆匆、车载肩挑的身影络绎不绝地出现在潮汕境内的大街小巷。每天清晨,内眷杨梅交易市场都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,三五成群,品尝杨梅的同时也在树旁喝茶,聊聊天。去年端午节正好回家探亲,朋友们邀请去采摘乌酥杨梅。来到山下,见一片杨梅林,碧绿的树叶间,一粒粒杨梅枝头站立,晶莹流丹,闪闪烁烁,空气里弥漫着鲜甜……顿时让我想起典故“望梅止渴”,还真的有点口舌生津,急忙爬上一棵树采吃,一直摘到手染红、吃到嘴唇发黑才罢休,嘴里还久久回味着一股果香甘甜的滋味,回味无穷呀!这甜甜的汁水一直流在我的心里。虽然定居北京,但是家乡这杨梅,永远是在潮汕还流传着一曲凄美美丽的传

养育

一次,朋友带她五岁的外孙来我家串门,闲聊中她叹苦经,说这孩子一天到晚静不下来,让他学啥都没兴趣。听她言此,我回头瞧瞧孩子,此刻正蹲在客厅的窗下认真地画着什么,叫了他几声都没反应,原来他正聚精会神地在几张A4纸上画画。朋友说:这孩子尽瞎画。但我却不以为然,指着其中的一幅问他:为什么把人画得比房子高呀?他想了没想,瞪大眼睛说:人大房子才能造得高呀!我会意地给朋友一笑:这看似稚嫩涂鸦的过程,其中充满孩子的智慧和想象。而有的家长之所以看不到这点,是他们为孩子设计的“跑道”背离了孩子的天性,却又固执地自以为是,行吗?

其实,鼓励和引导孩子涂鸦,也是件颇有讲究的学问。这几年,笔者受邀担任新民晚报某社区版“教育天地”的编辑,每每接到孩子的画稿,常常爱不释手,身心会自然而然融入画里的故事,不能

七夕会

得认真且一丝不苟。我们家没有一个学过绘画,但这并不影响陪她涂鸦,俗话说: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;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”,努力终于有了回报。现在,她画五星红旗,会边画边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;画祖国的大好河山,边画边唱“春天的故事”……这种以画为“媒”的引导方式,迎合了她的童心童趣,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。现在,她常常自豪地告诉小伙伴:“阿拉是中国人”,“阿拉上海有漂亮的黄浦江”。已经读五年级的她,仍然喜欢涂鸦,家里谁都可以把她画在墙上的“袋鼠”、“企鹅”、“外国小姑娘”擦干净,但就是不许你碰“天安门”的一砖一瓦,不许擦掉“杨浦大桥”上的任何一根线条。我知道,她心里已经有了祖国、有了理想、有了抱负。看到外孙女在涂鸦中长大,我有时也会陶醉,禁不住给自己的“业余”鼓几下掌。

小童画,大情趣

伦丰和

及上小学就跟着她父母、姐姐去了澳大利亚。不久就发现,她对“祖国”缺少概念,学习中文怕难还不感兴趣。对此,家里人都希望我这个当教师的外公能创造奇迹。有一段时间,我发现她喜欢涂鸦,家里的墙上随处可见她的“杰作”,我于是眼前一亮计上心来。我教她画五星红旗,教她画天安门,教她画长城,画东方明珠,画长江黄河,她学